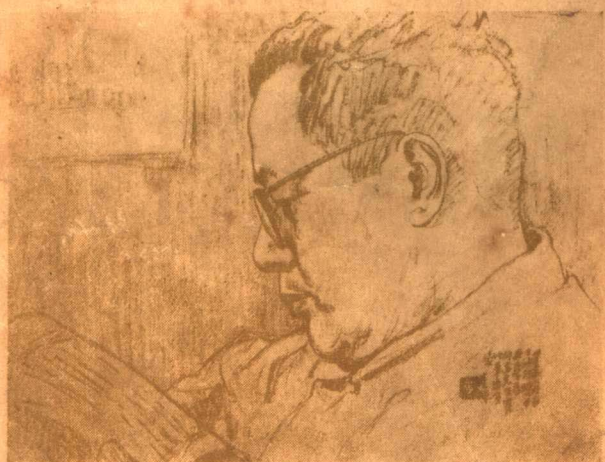


徐仲年著

旋磨義生



吳敬恆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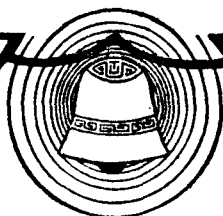
正中書局印行



旋 磨 蟻

徐 仲 年 著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初版

旋磨蟻

全一冊 定價金圓券壹元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徐仲年

發行人 蔣志澄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校整
：白

(2446)

目次

枉過一生蟻旋磨(代序).....	一
顧影無如白髮何(留影).....	九
龍吟虎嘯一時發(詩存).....	一五
菊頌.....	一五
悼錢夫人.....	一六
Romance.....	一九
平庸的奇夢.....	二三
肥皂水泡的人生.....	二五
這個世界是太窄了.....	三四
濃酒.....	三六
狂瞽.....	三八
· 海外之什 ·	
人無根蒂時不駐.....	四三
首送金烏上碧空.....	四七
銀漢無聲轉玉盤.....	五四

院宇生煙次第開	五七
讀書聲裏是吾家	六三
鍊盡少年成白首	六九
他家本是無情物	七六
每逢佳節倍思親	八七
· 旋磨之什 ·	
洪波浩蕩迷舊國	九三
生死哀樂兩相棄	九九
冥漠重泉哭不聞	〇七
春風不愁不爛漫(上)	一三
星期日做什麼事(張立民等)	一三
提倡星期茶話會	一五
文藝茶話第一次(孫福熙)	一七
第二次的文藝茶話(孫福熙)	一九
于役武漢憶「文茶」	二〇
白骨相撐如亂麻	二三
人生由命非由他	二七

百年多是幾多時	一三二
夜深忽夢少年事	一三四
蝸牛角上談人生	一四五
明眸皓齒今何在	一四八
萬里歸心對月明	一五一
欹枕初驚一葉風	一五三
正值萬枝紅葉滿	一五五
蕩蕩平懷山襄陵	一六一
雛鳳清於老鳳聲	一六四
願接盧敖遊太清	一六七
恍如一夢墮枕中	一七〇

· 抗戰之什 ·

漁陽鼙鼓動地來	一八一
莫道士人無膽氣	一九一
管城子無食肉相	一九六
不堪人事日蕭條	二〇五
青谿幾度到雲林	二一一

春風不愁不爛漫(中).....二一五

藝壇溯往(蔣慎吾).....二一五

單純的友誼.....二一八

顧我無衣搜蠹篋.....二二〇

却話巴山夜雨時.....二二四

嘉陵江水碧於藍.....二三〇

等閒離別易銷魂.....二三三

火湖之什

萬里長征人未還.....二三七

骨肉流離道路中.....二四〇

不盡長江滾滾來.....二四七

于役武漢新篇.....二四七

漢口復員招待所.....二五〇

媿君猶遣慎風波.....二五四

猶使蚊負山.....二五四

三月於茲矣.....二六〇

獨上高山調素琴.....二六一

莊生曉夢迷蝴蝶·····	二六四
東另一徐仲年·····	二六四
東復中大教授江蘇徐仲年(徐仲年)·····	二六六
我也是徐仲年(徐仲年)·····	二六七
答第三位徐仲年·····	二六八
春風不愁不爛漫(下)·····	二六九
恢復「文藝茶話會」·····	二六九
記兩個文藝茶會(王進珊)·····	二七四
一席文章會·十年故人來·····	二七九
文藝空氣濃郁·作家兩處座談·····	二八〇
洞轍相逢且相濡(施星火)·····	二八二
改進「文藝茶話會」(華林、陳承蔭、徐仲年)·····	二八六
給文藝茶話會(呂白華)·····	二九一
求其友聲(宗魯、俞劍華、丁亦蘊、徐仲年)·····	二九四
十年如夢憶舊「茶」(陸丹林、徐仲年)·····	二九八
春意盎然(張孟昭)·····	三〇二
記張書旂(許士騏)·····	三〇四

漫卷詩書喜欲狂	三〇五
世上未有如公貧	三一〇
時難年荒世業空	三一四
終古垂楊有暮鴉	三二一
今日之日多煩憂	三二七
古來材大難爲用	三三七
蓬萊文章建安骨	三五四
南極老人應壽昌	三六〇
萬方多難憶二友	三六四
嫩蕊濃花滿目斑	三六八
一片冰心在玉壺	三八二
海內存知已	三八二
途窮思詩人	三八六
陽春一曲和皆難	三九三
直掛雲帆濟滄海	三九八
丹青不知老將至	四〇二
解識春風無限恨	四〇四
校後記	四〇七

枉過一生蟻旋磨

代序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

——李煜「憶江南」——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二，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在重慶開第三屆全體委員大會。在這個會裏，我碰到了久未晤面的詩人方令孺女士，和四川省立教育學院教授蔣碧微女士。傍晚閉幕，我們走出會場，一同步行至臨江門臨江路中法比瑞文化協會進餐。途中，方女士向我感慨地說：

——現今仲年的臉上也蒙着抑鬱了！

——當今之世，誰還有笑容呢？蔣女士接着道。

——笑容的人也許還有，可不是我、妳、她！

我這個回答引得她們笑了。

細味：「現今仲年的臉上也蒙着抑鬱了」這句話覺得有兩層意思：「現今」的仲年面有抑鬱之色，足見「以往」的仲年並不如此；這樣樂天的仲年竟然面有抑鬱之色，其他的人更不必論。至若蔣女士的話，我斗膽爲她補充幾個字，改作：「當今之世，有良心的人誰還有笑容呢？」

方女士的觀察是對的，我可以提出四件反證。第一件，中央大學遷川第二年，某月某日，我乘校車由城中辦事處到校裏（沙坪壩）去，車中擠極不堪，我沒有找着座位，準備立。忽然有位同學站起來，另一同學問他何故？他回答道：「我讓這位老先生坐。」「老先生」就是我。第二件，近在今年，我向小攤上買橘子，販婦問道：「老先生，廣柑要不要？」這個「老先生」也是我。第三件，有兩位中大畢業同學出了閣，添了小寶寶，規規矩矩教小孩們呼我爲「徐公公」，有時「老公公」。第四件，熟朋友間「老兄」「老弟」亂喊原是常事，有位教授偏喜稱我「仲老」，正因爲我既沒有做芝麻綠豆官，又非腰纏十萬「捲」——「捲」內是關金券——的大腹賈，對於「仲老」之「老」頗覺受之有愧！雖則我從不對了鏡作自我欣賞，然而我年未四十，以我的精力論，似乎離「老」尚遠，而竟成「老」者，豈非由於態度嚴肅乎？嗚呼，笑容失，面抑鬱，嚴肅出！

以往的徐仲年確乎面「無」抑鬱，我於民國十九年秋歸國，卽入國立勞動大學當圖書館主

任與出版課主任。我上任的一天正是勞大第一任校長易培基先生辭職的那一天；我們誼屬同仁，却未見過面。第二任校長王景岐，字石蓀，是外交界前輩；——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王先生適任瑞典全權公使，因救護僑胞，中途遭遇空襲，積勞與受驚，於民國三十一年病卒瑞典。那時勞大設在江灣，我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繼住在巨潑來斯路；晨夕往返數十里，不以爲苦。勞大停辦，我改入中大教書，迄今十年。進了中大的最初兩年，我在上海兼課：在復旦大學教「法文」，在中國公學教「希臘神話」，在中法工業專門學校用法語教「經濟地理」；同時，我主編「美術生活」，主持文藝茶話會，輪值編「文藝茶話」。三校的地點是江灣，吳淞口，上海辣斐德路；「美術生活」在楊樹浦；文藝茶話會每星期日舉行時地點不固定，「文藝茶話」在環龍路；我的家庭初住在巨潑來斯路，繼而遷至海防路。每週星期五，我在中大上晚課，九時完畢，趕至下關，乘十一時特別快車出京；星期六上午九時，在楊樹浦三一印刷公司開「美術生活」編輯會議，下午二至四時在復旦上課；星期日上午至環龍路法文協會圖書館閱書，下午主持文藝茶話會；星期一上午在中國公學，下午再至復旦；星期一晚十一時乘特別快車離滬，星期二上午在中大教室裏可以找到我。在南京的幾天，我也很忙碌：忙於寫稿，——每年出版中文著作一冊，法文著作一冊，直至「八·一三」爲止，——

忙於上小館子與看電影（這是我兩個嗜好。）如此身體，如此的精神，「抑鬱」離我十萬八千里！現今的身體，現今的精神比以前差了麼？不見得！在某角度觀察，也許更勝於前。現今我所擔任的事情比以前複雜得多，而所處的是戰時環境，氣氛嚴肅，生活單調，營養不足；我居然能勝任諸職，一連五年多；著作方面，遠勝往昔，「八·一三」以來，成書一百七八十萬言。身體欠佳麼？精神萎靡麼？果真是的話，如何能支持到今？

可怕的反而在身體的過強！身體強壯原是喜事，但要和感情配合起來，——我不指「精神」，「體健」與「精神」互為因果，體健既然不生問題，精神自然也不生問題，——維持它們的均勢。以往我的「樂天」便建築這個「平衡」上。現今這支看不見的天平漸有偏向了。我常感到三種矛盾的印象：時而自覺精力過剩，時而萬念俱灰，時而情感有遲鈍的傾向。民國三十一年下半年，每星期二、四、六，我早上七時有課，至遲六時起身，八時退課，即在外文系辦公室中伏案寫作，直至中午，其間除上第五堂課（十一至十二時）外，往往有人來接洽各項事務，我有時攔筆辦事，事畢時提筆繼續寫作；下午也如此，直至吃晚飯（六時），晚上或有課（星期三、五）或工作，十時半就寢。整天忙，整個星期忙；我還有興趣抽出一些時間來，進城看一兩場電影，晚上九時乘最後一班公共汽

車回至小龍坎，步行六、七里到中央大學，風雨不能阻我！去年重慶空襲這樣的多，我居然把情節細若秋毫的「大學法文文法」（現由中華書局出版）寫成一半，計十三萬字左右！倘使我沒有長期訓練，驟然這樣工作，——拚命式的工作，——即使身體好，恐怕也難勝任。我如此忙，祇在頭上添了幾絲白髮，以及去年爲了空襲跑瘦了二十磅，我依舊面團團「如」富家翁。——我說：「如」富家翁，並非「真」是富家翁，——身重一百六十四磅，食有兼人之量。

可是，這股虎虎的生氣，突然間，會煙散雲消！這種現象，在「八·一三」之前，我是沒有的。誠然，二十二年前，我冒充詩人，常在銀灰色的「閒愁」中過日子；然而「閒愁」不是「無名的悲哀」，現今有時這些「無名的悲哀」竟來圍困我！我平生的境遇當然有些小波折，——一帆風順的人究竟有幾個呢？——却無大風波；悲哀之來，似乎無名。仔細想來，也許早年所讀的老莊之書，潛伏在腦子裏，乘機而出；也許工作過度，在欺人的外表之下，太倦的身體實行怠工；也許二者兼而有之。這種「無名的悲哀」往往來勢很凶，有幾次我獨自爬一崁立嘉陵江中的石門，垂淚半日；——此刻我想起來覺得可笑，在民國二十八年却是如此的。

從上述的現象說起來，彷彿我中了「世紀病」的餘毒，——「世紀病」是十九世紀法國浪

漫派文學興盛時代所產生的精神失常，一班青年都喜無病呻吟，自以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事實上恰相反，我的情感漸趨遲鈍。當我十七八、廿歲左右的時光，情感異常銳敏。不但白日如此，黑夜裏也如此：有時我做很美或很含哲理的夢，例如身化爲海鷗，逐浪而飛，又如在沙漠中孤獨前進，回首而望，只見自己的足印一連串直通天際，不禁悲從中來；夢中我也曾吟過詩，醒來把它抄錄下來，收在十年前出版的「陳跡」（北新書局）裏面。那時我的情感，有朝霞般艷麗，有新生小孩啼聲那麼清脆。然而，小孩一過三朝，啼聲已改，朝霞也容易放失；時過境遷，我的情感確乎與前不同了，它已失去了以前的靈敏；——不，也許我說錯了，它所失去的不是「靈敏」，而是「受感性」；現今我心腸「硬」了，不易感動。然而，——怎麼說纔好呢？——不感動則已，一感動便比以前深刻。顯然情感與年齡一樣，已經失去了青春，而進入中年時代了。

人是情感的動物，青春的消失是值得憑弔的；已消失的情感更值得我們去追憶，去回味。我是常寫小說的人，喜歡分析心理，閒時，分析自己的情感；因此我的回憶與心理分析相偕。當年我留學法國，曾經寫下一部「留歐心影錄」；這部三十萬字的稿子，藏在勞動大學圖書館主任室內。「一·二八」的隔夜，我忙於遷移公家的書籍，把這部「留歐心影錄」和另一部十餘萬字的「法國浪

漫派四大詩人評傳」忘記攜出；日本飛機轟炸江灣時，第一顆彈炸中了車站，第二第三顆彈把勞大圖書館夷爲平地。後來我憑記憶寫了一部薄薄的「海外十年」，甚蒙讀者謬獎。日下又值中日大戰，而我歸國已經十二年；在這段長時間內，頗有可記載的事。縱然現今我的情感有遲鈍的傾向，縱然啼聲易改而朝霞易散，我要把以往所獲的印象擇要記錄下來，作爲自我紀念，同時獻給「海外十年」的讀者。自愧草草半生，毫無建樹；取黃庭堅「枉過一生蟻旋磨」句意，題本集爲「旋磨蟻」。

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重慶，中央大學。



右文是在三十一年寫的，迄今又是五年了！在這五年裏，國事、家事、私事都有很大的變化，有些事不可不記；所以「旋磨蟻」比五年前的計劃擴大了三倍。現今我把它分成五輯：（一）代序、留影、詩存；（二）「海外之什」，即以前單獨出版的「海外十年」；（三）「旋磨之什」，啣接「海外之什」到「八·一三」以後內遷陪都爲止；（四）「抗戰之什」，全記載在陪都時的生活；（五）「火湖之什」，乃是勝利以後，從中央大學復員起的生活。總共題目五十個，子目不計。這是我的自傳，也就是一個文化工作者的自傳。正因爲「史」的意味甚濃，請讀者注意每篇末尾所註的寫作時間和地點。

三十六年三月一日，南京，中央大學教習房二一七號。

原书空白页